

# 左眼诡事

你能看见的，并不一定是最真实的。同理……

Z U O Y A N G U I S H I

乌啼霜满天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左眼诡事

Z U O Y A N G U I S H I

乌啼霜满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左眼诡事 / 乌啼霜满天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08-2878-2

I. ①左…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065 号

## 左眼诡事

---

作 者 乌啼霜满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78-2  
定 价 3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 录 |

第一章 血雷咒	001
第二章 葬礼	008
第三章 怪胎	019
第四章 勾魂摄魄	033
第五章 神秘的干爷爷	040
第六章 老槐树	055
第七章 撒豆成兵	068
第八章 梦魇	076
第九章 古墓	086
第十章 反目成仇	096
第十一章 逞凶	104
第十二章 女娲石	111
第十三章 苗医素素	117
第十四章 湘西诡遇	128

第十五章	雪狐小雪	136
第十六章	爷爷死亡之谜	143
第十七章	拜师习法	151
第十八章	火车奇遇	161
第十九章	邪术	169
第二十章	中刀	179
第二十一章	罗刹	184
第二十二章	医院异变	195
第二十三章	决斗固伦和孝	208
第二十四章	暴走	218
第二十五章	阴债术	232
第二十六章	中央土财鬼	240
第二十七章	黄泉路	249
第二十八章	阴符门	264
第二十九章	天道进化	271
第三十章	空空儿	283

## 第一章 血雷咒

农村一到了晚上，月黑天高，比城市寂静得多，所以一般都是家关紧门户，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少外出，大家都怕招惹一些脏东西回家，在我家这种类似于深山老林的地方，晚上出门简直被视为禁忌。

### 返家

一些事情，不管你怎么去改变，结果还是一样，早就注定，这就是命。不过，我不认命。

我叫白无常，虽然这个名字很怪异，但是我的居民身份证上确实是这个名字。谁都知道“白无常”是地府鬼差之一，听说取这个名字是外婆用了一些手段才让家人同意的，我也没有小名，从小亲朋好友都是直接称呼我这个本名。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也是因为我出生那天的事太过神奇，所以，即使奶奶家的人有天大的不乐意，也拗不过外婆对这个名字的坚持。我外婆在我们家那一带有一定的威望，虽然她不是本地人，但是身份了得，据说她是峨眉清心观的传人，也因为她确实处理过许多诡异的事情，所以奶奶家虽然不乐意，但也没坚持。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婆当时所做的一切让我受益终身。据说人一旦取了名字，在地府的生死簿上就会显现而出，也关系到此人以后的命运。原本我是不信这些民间传说的，但是亲历了数

件古怪离奇的事后，我就不由得相信了。

我今年二十岁，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亲戚朋友都说是因为我妈临产前出了点意外导致的我身体弱。这也得从前面说到我名字时提到的我出生那天发生的那个神奇的事说起。

当年在离老妈预产期还有一周的时候，正赶上外婆家一年一度祭祖的大日子。以前每到这日子，老妈都是风雨无阻的，这回怀着我，行动不方便了，但仍然想回去，于是老妈就和奶奶家人商量，想要回家祭祖。但当时全家人都不怎么同意，尤其我爷爷坚决反对，这一来一去地请求商量的，耽误了不少时间。其实爷爷也是担心老妈身体，农村翻山越岭穿小道的路也不好走，又眼看着预产期就到了，怕有个闪失。可我老妈是个倔脾气，越不让回她越想回，也不顾自己肚子大成那样了，坚决要走，于是就气哄哄地出门奔娘家去了。这些事是我长大以后听我小叔说的，再往下这些，就是后来老妈自己详细说给我听的了。因为这天太关键了，我就是在这天紧赶慢赶出生的。

话说老妈挺着个大肚子走了，老爸拦不住，爷爷呢，就坐在堂屋里，满脸阴沉，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抽着大烟袋。我家离外婆家说近不近，说远吧也不太远，隔了两座山。老妈一路火冒三丈地翻过一座山，正想着自己身体还问题不大，准备翻第二座山的时候，抬头却看到了一片坟地。我老妈长相娇弱，比一般农村姑娘瘦弱得多，但胆子并不小，这可能得了外婆的真传。按说坟地在农村也常见，凭老妈的胆子，没什么可在意的。但那天，我老妈说她着实心里吃了一惊，忍不住停下脚步。

因为外婆家到我家的路，这是我妈最最烂熟于心的一条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哪条路上的景色也不可能比回娘家的路上的景色再让人记忆深刻了。正因为如此，这片坟地才让我妈觉得胆战心惊，因为，平常这路上根本没有这片坟地。路是熟悉的路，人还是原来的人，突然多出来这片东西，必然是有问题。老妈立刻想到，她遇到了传说中的鬼打墙，也叫鬼遮眼了。遇到这种事情，听老人说，农村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要么就是直接破口大骂，怎么脏怎么来，祖宗八代都招呼上；要是还是童子之身的男性遇上，那更简单了，直接拿童子尿淋，童子尿这种纯阳之物，一淋上，鬼打墙就自然会消失；又或者咬破中指，将中指的血弹出也可以破这鬼打墙，如果不怕痛的咬破舌尖，用舌尖上的血喷，也是有相同的效果。农村一到了晚上，月黑天高，

比城市寂静得多，所以一般都是家家关紧门户，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少外出，大家都怕招惹一些脏东西回家，在我家这种类似于深山老林的地方，晚上出门简直被视为禁忌，所以，流传下来的一些遇到脏东西后的处理办法，也是多如牛毛。

当时按公历算接近十一月份了，北方的晚上已经是十分寒冷，风如同刀子一般在脸上刮过，赌气出门、大着肚子的老妈只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棉袄，看到眼前这片显然是有些年头的坟地，那股寒意在她给我讲述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受得到。老妈说，且不说那一座座坟残破不堪，墓碑上的字迹模糊不清，甚至有些坟头已经被挖开了，露出黑乎乎的洞，夹杂着山里夜枭的叫唤声，阴森恐怖得无法形容。

好在我老妈平时也是泼辣的主，心惊过后还能静下心来，果然是我外婆的女儿，青出于蓝了。她稍微酝酿了一下，便对着眼前这片坟地叫骂起来，比街上泼妇骂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破口大骂了半天，老妈发现眼前的景象却是一点都未曾改变，反而自己隐隐感觉力气用过了，像是动了胎气，腹中极度不舒服。

天上月亮不知何时已经变得十分圆润，如同一块色泽光华的白玉悬于高空，先前老妈也是抬头看过的，刚开始走路的时候天空中并没有月亮的，想不到这鬼遮眼还能够改变天上的景象，这不禁让老妈心里一沉，她一手暗暗捂着肚子，脸色变得惨白无比起来，没有一开始的沉着了。再一琢磨日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糟了！今天是冥阴节！真该听莺姐的话，早些回来等着祭祖啊，哎哟！”老妈正暗自悔恨叫苦不迭的时候，旋即感觉到自己的小腹又阵阵疼痛起来。

中国的传统说法，每年农历十月初一，谓之“十月朝”，又称“祭祖节”。民间传说，十月初一送寒衣，要为死去的亲人烧纸钱、纸衣服，预示着要过冬了，送衣服给在阴间的亲人取暖过冬。所以，这个“祭祖节”与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三大“鬼节”。

“不行，莺姐说了，今日定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否则将来会出大事，我一定要撑过去！”肚子越疼得厉害，老妈想得越多，越顾不得眼前的情形了，就想着我不能那天出生。于是，挺过了一阵疼痛后，她咬了咬牙，忽然对着前方的坟地说道：“家母乃峨眉山俗家弟子，今日小女子无知，冲撞了各位，还请见谅！请让个路让我回家，他日我会多烧纸钱给诸位。”

老妈当时想的是，如果是一个鬼施展鬼遮眼，凭她之前那一番痛骂肯定是可以



破开的，但是如今却没有半点变化，所以她判断此情此景可能不单单是一个鬼那么简单。值得提一句的是，老妈口中的“莺姐”其实就是我的外婆，只是外婆这人比较奇怪，不太合传统，说她童心未泯也好，说她特立独行也罢，反正她一直要我们所有人称呼她为“莺姐”。

在这种荒野之地，这些游魂野鬼无人祭奠，无非是想寻个人帮他们烧钱、烧衣，所以趁着今日是冥节，从地府中逃出来讨要了。果然，老妈话音一落，前方这十多堆坟忽然飘出了十多个大小不一的白色影子来，老妈心里一紧，小腹的疼痛更加剧烈了，额头上更是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不行，我一定要撑下去，如果我今天生下了这个孩子，以后他必会陷入阴阳之道，我绝对不会让这事发生！”老妈咬了咬牙，全凭一股意念站起来，紧盯着远处的这些游魂野鬼。岂料这些游魂野鬼却齐齐举起了手臂，指向我老妈的肚子，阴恻恻的声音，没有丝毫的尾音，在我老妈的脑海中响起。

“我……们……要这个孩子！”

## 勇斗恶鬼

其中一个游魂野鬼慢慢地飘向老妈，而其余的十多道鬼影似乎有些忌惮，只是待在坟头一动不动。

这个游魂野鬼满头黑发，身穿一件白色的旗袍，是个女鬼。她左边脸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右边脸却腐烂得有肉色的虫子爬出，甚至都能隐隐看到里面的脸颊骨，双眼一片白，并没有黑色的瞳孔，嘴唇也异常的猩红。

风刮得更加猛烈了，树枝呼呼作响，老妈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女鬼发出桀桀的怪笑声，一双苍白的手臂探向老妈的肚子。

如果老妈的肚子真被这女鬼抓实了，估计也不会有我了。很显然，老妈并没有让此事发生。

“滚！”

老妈牙一咬，忽然一声暴喝，硬生生地咬掉舌尖的一块，夹杂着满口鲜血喷在那探来的白色手臂上。

“哧哧”声大作，那女鬼的手臂顿时如泼了硫酸一般，伴随着阴森、凄惨的吼叫声，她痛苦地退了回去。

寻常人是根本无法忍受咬掉舌尖的痛苦，而出于母爱，老妈做到了，她咬掉了自己舌尖的一块，这也导致了她后来说话有些含糊不清。自从知道此事之后，只要有人说老妈讲话不清晰，我都要跟他拼命，即便满身是伤。

那女鬼刚一退走，老妈便趁此机会在手掌上喷了一口鲜血，接着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老妈这一举动非但没有震慑住这个恶鬼，反而激发了她的凶性，她左边清秀的脸不见了，整个头部变成了一个生长着头发的骷髅头。

“今日是鬼节，我本想不做纠缠，奈何是你逼我！如果不想灰飞烟灭，劝你就此退下，否则休怪我峨眉清心观俗家弟子严惩你！”老妈挺着大肚子，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那个再次扑过来的恶鬼，恶狠狠地说道。

这种威武的气势震慑住了那个凶厉的女鬼。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算是生下来，也活不了多久，何不给我，我做你家的家仙如何！”女鬼闻言，停在远处幽幽地说道。

“家仙？我家可不养你这种孤魂野鬼，峨眉一派也没有这个规矩！我知道你想借助我腹中的胎儿增加自己的道行，从而躲避地府的缉拿。如果你还不就此退去，休怪我不留情！虽然我分娩在即，但还是有余力打开地府之门，唤出地府鬼差。”老妈冷哼一声，眉毛微微蹙着，声音嘶哑地说道。

其实老妈内心早已战栗不已，要不是强撑着，恐怕早就晕过去了。她哪知道这种高深的法术！外婆虽是峨眉山一家道观的俗家弟子，年轻的时候在灵界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但老妈似乎对这事并不太感兴趣，对于神鬼之事也只是学了点皮毛。倒是后来我出长大后，对于这些比老妈精通得多。因为每次放假时，老妈都会把我送到外婆家去。外婆很疼爱我，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当然，我学的理论知识虽多，但要说起实践来，却不敢恭维。老妈之所以大着胆子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吓唬那个女鬼而已。

果然，那个女鬼听了有些迟疑，但是片刻之后，她看了一眼天空有些波动的皓月，毅然往老妈扑来。

因为今天是难得的日子——月圆之夜，也是太阴之力最为强盛的时刻，这山上

即便是白天也很少有人经过，更别提是有孕在身的妇人了，这种绝佳机会她又怎么会错过？

老妈也知道自己捅了大娄子了，她平常遇见的都是一些没有道行的鬼魂，自然很容易驱散，但是碰到那些有道行的厉鬼，她就吃不消了。从服饰上来看，这个厉鬼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人，道行不浅，所以老妈使尽浑身解数也是奈何不了的。

不行，一定要保住孩子！如果沦为鬼婴，那就万劫不复了。

老妈身子颤抖着，嘴唇咬得发白，有一缕缕鲜血溢出。此时老妈第一次想到了我爸，我爸是农村的庄稼汉子，虽然木讷，但是心地十分善良，平时也不爱说话，只有在老妈逗他时，他才会一边抓着头发，一边嘿嘿傻笑着。

一般鬼是属于人的七魄的，全凭一股执念行事，很少有灵智的，但这个女鬼的头发忽然如同灵蛇一般伸出来，铺天盖地般往老妈席卷而来，她的全身也冒出了漆黑的烟雾，头顶上更是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环。见到这个圆环，老妈吞了口唾沫，喃喃自语地道：“居然是道行高深的厉鬼，看来今日是在劫难逃了！”

## 血雷咒

虽然峨眉山清心观的一些法术老妈不精通，但还是懂一些保命的手段的。外婆曾传给老妈一个咒，叫血雷咒。

这个法术非常简单，根本就不需要颂咒，只要在掌心画一道符便可施展。虽然血雷咒施法简单，但是十分耗费人的精气，更需要精血催动，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秘术。

所以，当初外婆拿着桃木剑追着母亲非得教她学会，同时还叮嘱，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动用此术。

当时为了保住我，老妈毅然施展了此术，但却落下了病根，亏损了元气，这可不是单凭补药就能弥补的，而且这也是我日后身体多病的原因。每次我问起，她就会说：

“要不是我施展这秘法，你的小命还能保住？”

老妈用右手蘸了蘸口中的鲜血，接着在左手的掌心专心地绘制起符文来。也

不知道是因为惧怕，还是寒风冷冽，老妈身子颤抖着，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来。就在恶鬼离老妈还有十几米远的距离时，老妈终于绘制完了血雷符。血雷符弯弯曲曲的，大概看上去有几分像“雷”字，布满了整个掌心，每一个符号都仿佛拥有那沟通神秘世界的力量。

老妈见到女鬼扑来，嘿嘿一笑，狠狠一掌往前方拍去。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老妈的手掌上立刻涌现出一道红芒，直接击飞了这个厉鬼。

不过击出这掌之后，老妈就再难以支持，半跪在地面上，不过仍准备着随时抬起手掌。

“你不要命了么！有孕在身，居然还动用血雷符！”

一个嘹亮的声音有些尖锐地在空中响了起来，紧接着周围的景象忽然一变，仿佛是场景切换一般，又到了一个小土丘上。只要翻过这小土丘，就快到自己娘家了，这一点老妈还是十分清楚的。更重要的是，那一轮明月已经消失了。听到那声音后，老妈更是欣喜若狂，而那女鬼则捂着消失了的手臂，恶狠狠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莺姐……”

老妈捂着肚子，满脸笑容地呼唤起来，一缕缕鲜血染红了军绿色的棉裤，空中顿时弥漫起一股血腥的味道。

在意识消失之前，老妈隐隐看到外婆与我爸出现在她眼前。再次苏醒过来时，老妈已经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了。等到把我生下来之后，她再次昏了过去，这一次昏迷足足持续了一星期。

后来的故事是在放暑假时听外婆讲我才知道的。当时我老妈赌气执意回娘家，但我爸并不放心，就一路尾随，打算护送到娘家。可是走到那个小土丘上时，老妈一脚往前一踏，进入了这些恶鬼布下的结界，凭空消失了。我爸见状大惊，好在离岳母家不远，就立刻跑去求救。

外婆当时就狠狠地批评了我爸一顿，接着二话不说，带着几根足有半米高的白色蜡烛，还有一些包着冥钱的纸包，以及一些衣物，立即赶往那个小土丘。最后我问外婆结果如何，岂料外婆再也不肯回答了。

只是外婆和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得妄动杀念。

## 第二章 葬礼

一些人在他们大婚之日死亡，因为怨气太重无法消散，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厉鬼。其实它们不常见，只有在大悲的场合下才会出现，见到的人也没几个能活下来。它们的存在是一股怨气，一份由最幸福转为最凄凉的怨念，所以它们徘徊在丧礼上，重复着自己最快乐也最悲伤的情景。

### 镇阴汤

如今我在我爸妈经营的小店中帮忙，原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却因为我接了个电话而改变。

那天，我们正在店里忙碌着，老家来了个电话，说家里有亲人去世了。这个季节正是我家小店生意繁忙之际，爸妈顾不上，就叫我回去。去世的亲戚是我外公的一个兄弟，我叫他舅外公。

由于事情急、路途远，我便在小镇上找了一个载人的摩托车送我去。到了上次我妈遇到恶鬼的山脚下，我下了摩托车，给了摩托车司机十块钱。此时，忽然有哀乐传来，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这样的地点听着有点瘆人。这个敦厚老实的司机接过钱，四周张望了一下，忽然凑过来，轻声对我说道：“小伙子，你是来奔丧的吧？我告诉你，一定要小心，昨天灵房就出事了！”

我愣了愣，道：“出事？出什么事，难不成闹鬼了？”

司机一听，脸色变得煞白，见我冷笑着盯着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就叹了一口气，粗糙的大手握了握油门，一溜烟地走了。

听了那摩托车司机的话，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即便是遇到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物，外婆也会解决的。

太阳已经西斜，我得抓紧时间了，否则到了晚上都不见得能够走到外婆家，要知道这山路是出奇得难走，特别是对于我这种从未爬过山的人来说，更是难度不小，尽管我小时候经常满山跑，但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叹了口气，迈开步子向前走去。

尽管快十一月了，但白天如果是晴天，气温还是蛮高的，我虽然贴身只穿了件小T恤，外面套了件黑色的休闲服，但还是觉得热。

山上的空气十分清新，让人神清气爽。我站在山头，舒展了一下双手，笑眯眯地看着不远处的外婆家。外婆家现在只有外婆在家，舅舅们都去城镇发展了，他们也动过把外婆接去的念头，可是外婆却执意守在乡村，说是不愿意离开贵生。贵生是我外公，因为当初帮助过我外婆，他们这才结了婚，算是自由婚恋。外婆与外公年轻的时候发生过许多事，不过外公去世得早，每当我问起外公怎么去世的，外婆就阴沉着脸，咬牙切齿的，显得非常愤怒，但却没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从懂事起，我就压根对外公没有印象。不过听外婆说，外公是极疼我的，什么东西都要留给我。

走了小半的路程，我感觉有些口渴，就拿出一个真空太空杯。拧开杯子，里面是一些翠绿的液体。这种翠绿色的液体叫镇阴汤，是外婆配的。出生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喝一大杯。不过这汤非常难喝，好几次我死活都不肯喝，最后直到我全身发冷，仿佛有一股冷寒侵入到骨髓，这种感觉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是一种由内到外的冷，不过只要喝了这种汤之后，便可以彻底驱除这股奇寒。懂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我出生后落下的病根，必须要用镇阴汤来镇压。

不过现在我都二十岁了，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虽然口渴，但是就要到外婆家了，再说老妈她们又不知道我有没有喝，就灵机一动，把这些镇阴汤倒了。绿油油的汁液在空中飞洒，我心里十分畅快，接着收了东西，大步往前走。

就在快要翻过这座山头时，一股奇寒再次从我身体中升起，身上仿佛压着千

斤重担一般。就在我被冻得快要失去意识时，这股奇寒忽然消失了。但让人郁闷的是，我的左眼开始火辣辣地疼起来，疼得都快睁不开了，眼泪也忍不住地往下掉。我努力睁开左眼，却是一片蒙眬，我心里一惊，难道我要瞎了？我还是个大小伙子，可不愿意老婆都没娶就做独眼龙啊。

我用力地揉了揉眼睛，试图看清眼前的世界。忽然，我感觉有一只大手在抚摸我的头顶，顿时吓了一个激灵，全身更是如坠冰窖，瑟瑟发抖起来。似乎知道我承受不住这彻骨的寒冷，大手居然离开了，我顿时松了一口气，身子开始渐渐暖和起来。

费力睁开双眼，眼前却毫无一人，我不由自主地单手捂住右眼，整个天空一下子变得灰蒙蒙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站在我面前，笑吟吟地盯着我。

我看着这个人，居然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有一股亲切的意味，仿佛在哪里见过。

我左眼能够见到鬼，我心里微微一惊。

就在此刻，远处再次传来哀乐之声。听到这哀乐，我眼前的这位男子忽然笑意全无，脸色变得惨白，他眉头深锁，张嘴要说什么似的，但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四周忽然生出的一股阴风卷住了。

他似乎想要挣脱这股阴风的控制，但是越挣扎，身子就越透明，最后身形消失了。但是在他身形消失之前，我隐隐约约听到一句话：“小常，离开这里，快离开这里！”

## 强子表哥

他是谁？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怎么会要我离开？

我抓起背包，大汗淋漓地便往外婆家跑去。大概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来到了外婆家。外婆家与平常的农村小屋相差无几，用红砖堆砌而成，院子里显得十分干净，并无任何异味，周围的篱笆墙数十年如一日地伫立在那儿，上面爬满了一些我喊不出名字的植物，而实际上我知道的仅有牵牛花而已。拉开院门，进入院子，我大声呼喊外婆，但是却没有人回答我。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来外婆家了，这次来我又没提前打电话，难道外婆不在家？

院子里种着大白菜、葱、大蒜，还有一些莴笋，有些菜的菜叶已经枯黄了，很明显是缺乏水分所致。我很纳闷，外婆一直都比较注意给菜施肥浇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真的不在家？

走到堂屋前，我正打算敲那已有了些年月的木门，却发现上面挂着一把古旧的铜锁，铜锁有些扁长，上面锈迹斑斑。见到这把铜锁，我微微一笑，不禁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偷偷把这把铜锁藏了起来，害得外婆找了好久才找到。

我打量了一下周围，见旁边的梁柱上挂着一个竹篾编织的竹篮，竹篮中放着一些碎布。我走到竹篮前，伸手就在里面摸，不一会儿，我就摸到一把钥匙。

“嘿嘿，果然还是在这儿。”

收回手时，里面多了一把古朴的铜钥匙。只要外婆出远门，她就会把这把钥匙放到竹篮里，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难道外婆已经知道我要来了？

“啱啱”一声轻响，木门被推开，顿时一股轻微的霉味扑鼻而来，我皱了皱眉，走了进去。

堂屋内的光线有些暗淡，不过我一眼就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张黑白遗照，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头，十分俊秀，正面带笑意地盯着我，黑白遗照前方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一个漆黑色的灵牌，灵牌上用朱砂写着“显考黄公贵生大人之灵位”。

见到这相片与灵牌之后，我倒抽一口凉气。这个相片上的人前一个小时我就见过，他居然是我的外公，难怪知道我的名字。

供桌上有一个木质的圆筒，只有手掌高，里面的一半放了白米，上面稀稀疏疏地露出几根燃烧殆尽的供香。圆筒边是一个类似于用铁制造成的圆钵，钵体颜色青黑，旁边搁着类似于木鱼棒的东西，只要用这木棒一敲，圆钵便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余音绕耳。

桌子上还摆着几根香，我抽出了三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小心翼翼地点燃后插在木筒中，轻声叫道：“外公，我回来了。”

堂屋里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我捂住右眼，发现堂屋里空荡荡的，外公压根不在。为什么那摩托车的司机说舅外公那边出事了，为什么我不喝镇阴汤就会出现见鬼的现象，还有，外婆怎么不在家，更重要的是外公为什么叫我走，我满肚子的



疑惑。

“哎，这不是小常嘛！你妈打电话来，说你今天下午到，我在我家没见到你，就约莫着你来这边了。这不，正好遇见了，你舅舅他们全都在我家呢。”

说话的是强子表哥，他本名叫周强，在外面经过几年的打磨，变得不一样了，头发剪得很短，方脸，眼睛大而有神，嘴唇厚厚的，身上穿着一件灰色外套。

“是有好几年不见了。不过小常，你变得比以前更帅气了。”强子表哥摸了摸后脑勺，憨憨地笑了笑。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脑袋，同样微微一笑。

强子拍了拍头，连连点头，接着又帮我拿起行李，说道：“小常，肚子饿得呱呱叫了吧？走，就快要开席了，咱们得赶上头一台。”

“对了，我外婆怎么不在家？”我冲着强子哥开口问道。

“舅外婆去峨眉山了，短时间是回不来了。还有，她要我提醒你喝镇阴汤。对了，你今天喝了没？”强子哥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双乌黑的眼珠盯着我。

“咳咳，当然喝了。走吧，我还没去看看舅外公呢。”

强子表哥很听我妈的话，如果他知道我没喝镇阴汤，肯定会告状的。

“不行，你不能去看，我爷爷那回魂了。”强子哥一个健步赶上来，扶着我的肩膀，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我，居然和数年前一样，眼里依旧充满担忧，接着一字一顿地说道。

“回魂？怎么可能？别开玩笑了，人死都还不到七天，怎么可能？”我嘴角一撇，有些诧异地问道。

回魂，一般在人死后七天时发生，这些村里老人经常提起。

## 遇鬼

“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昨天回魂的。只是当时你小舅遇到了煞鬼，还中了地煞之气，现在肚子胀得老高呢。”强子哥一脸慎重地说道，语气有些低沉。

“好吧，我不去灵堂就是，咱们走吧。”我心里有些沉闷，拍了拍强子哥肩